

一出方言话剧的导演自述

胡雪桦

在导演方言话剧《圆明园马首迷案》时,我试图表达这样的美学追求:创造一种兼具电影流动感与舞台写意性的独特戏剧风格,而这一切的基石,被锚定在一个朴素却至关重要的理念——“真”。

剧本原名叫《马耳他之鹰》,是来自美国的硬派侦探小说,后来被改编成1941年的同名电影,主演是亨弗莱·鲍嘉。那部电影当年很出名,但现在回头看,觉得整个故事各方面都有点旧。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胜英老师根据这部电影写了一个剧本,我们俩讨论后觉得,它跟当下观众的关系不大,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观众很难共情。一个东西要落地,就是要跟观众产

生共鸣。戏剧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在剧场里共同经历一段时间,经历一场戏剧。讨论后,我们决定,把它改成圆明园的马首。为什么是马首?因为接下来是马年,这一下就跟我们有了。这个戏一下子就变成了身边的戏,变成了中国人的戏。一个点子,救活了一部戏。

我们把故事放在上海的上世纪30年代。那时的上海适合侦探叙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租界、警察系统等各方势力周旋,天然提供冲突生态。它能让“现代性”“欲望”“规则”“权力”“交易”这些东西变成可见的戏剧动力。

“马首”在我们戏里边不仅仅是一个道具。马首是个人物。一部戏,两小时,最后马首只是个道具就没意思了。它一定要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才有意思。马首从消失到回归,不只是一个文物的旅程,也是一个民族处境与精神状态变化的影子。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也能和现实发生微妙的互动:博物馆、文物流通、权力与欲望、真假与交易,都会让观众联想到当下社会里类似的发生与经历。

“假马首造成真人的死”,这就是我们戏的命题。它牵扯的是:在物质文明的进程里,谎言、贪欲、欲望如何应运而生,底线如何被一次次打破。

我们将这部作品定位为一部“喜剧风格的悬疑正剧”。这一定位根植于

故事荒诞的内核:整个事件始于一个“假马首”的骗局。其喜剧性并非源于单纯的搞笑,而是来自对一群人围绕虚假之物投入巨大欲望与行动这一荒诞现实的揭示。正如契诃夫将《樱桃园》定义为喜剧,喜剧的风格本就可容纳深刻的悲欢与复杂的人性。

为了构建这个虚实交织的舞台世界,我们确立了明确的视觉与听觉风格。舞美上,以上海上世纪三十年代盛行的 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为核心。国际饭店、武康大楼等建筑遗存正是那个时代现代性追求的视觉烙印。Art Deco的几何秩序、摩登线条与明快色彩,不仅能精准捕捉“魔都”上海的历史气质,其本身具有的理性形式感与梦幻装饰性,也契合悬疑叙事所需的迷离氛围与不安感。音乐则以爵士乐与老上海时代曲为基调,并强调鼓点、节奏的贯穿。打击乐是烘托剧情紧张感的无形发动机,确保全剧节奏紧凑,毫不松散。

在舞台呈现上,我们追求一种“电影感”的写意叙事。这并非简单模仿电影,而是力图在剧场中实现如蒙太奇剪辑般流畅的场景切换,打破物理空间的限制,形成“移步换景”的心理时空流动。这要求表演具有高度的精确性与瞬间转换能力——演员必须随着场景与事件的跳跃,即刻进入新的状态,表演的“开关”必须干净利落。

而支撑这一切形式探索的表演底座,只有一个



辞暮尔烟火年年岁岁念安安 (书法) 朱鹰

字:真。我们要求舞台上的一切行动皆源于真实的动机。角色从舞台一侧行至另一侧,必须有内在的、合理的驱动力。没有动机,则寸步难行。“真”是信念,是情感的逻辑。演员的任务不是凭空“创造”一个角色,而是从自身特质出发,去“发现”并让角色自然生长出来。只有当演员自己真正相信了角色的存在与处境,观众才会信服。唯有建立在这种真实的基石之上,无论是写意的表达,还是风格化的夸

这些年,一直心存执念,想再回农场看看。8月,黑河的活动一结束,我便载着满心期盼,驾车奔赴百公里外的牵挂——引龙河农场。车过龙门,在龙镇互通出口下高速,沿G332公路往北前行几公里,驶过引龙河大桥,场部的轮廓便撞入眼底。引龙河,是北疆山间一条灵动的山溪,发源于五大连池东北部的小兴安岭西麓,带着山林的清润与澄澈,蜿蜒曲折地在农场奔流十七公里,最终汇入横穿五大连池市的讷谿尔河。引龙河也赋予了我们农场一个颇有仙气的场名。

当年我所在的三队,在西边的天际线,是由四十公里外五大连池的两座火山勾勒的,火山的山脊缓缓抬升,山顶则坦荡如砥。两座火山褪去了喷发时的桀骜,只剩一份沉稳的气度。如今,那里已成游人如织的热门景点。我还记得,当年站在老黑山顶,俯视脚下那片由奔涌的岩浆凝成的黑色熔岩,呈流动状岩纹的粗粝中裹着雄浑。粗犷的火山、静谧的堰塞湖、潺潺的河流、甘冽的泉水,这片灵秀的土地,孕育出无数缠绵的神话,其中最动人的一则,竟与引龙河紧紧相连——“小黑龙堵北海眼”。传说中,断尾的小黑龙承师之命,自山东远赴北疆,要去那有十二座仙山之地,堵住肆虐的北海眼,平息水患。它飞越千山万水,在北大荒的荒原上落地,循着引龙河蜿蜒的踪迹,一路追寻,终于找到那白浪滔天、祸乱一方的北海眼。为护黎民安宁,小黑龙与兴风作浪的白龙展开殊死搏斗,终以身躯化为熔岩台地,堵住了北海眼,也造就了如今五大连池的奇绝景致。

神话是岁月编织的浪漫,而引龙河却与一段红色历史相关。从场部往南十里,便是龙镇。1997年,《黑河日报》以整版篇幅论证龙镇是《红记》故事的发生地。后来,在龙镇通往引龙河的公路交会处,矗立起一座巨大的广告牌,李玉和一家祖孙三代高举红灯的身影熠熠生辉,图片下方“红记故事发生地”七个

大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农场北边毗邻朝阳山,场界卧牛河距朝阳山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密营仅有三四公里,部分营地与河岸几乎相连。据史料记载,1939年5月,抗联在此设立总指挥部,李兆麟将军出任总指挥,密营、医院、修械所相继建起,中共北满省委也设在此。如今,朝阳山抗联密营遗址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0年,五大连池市以遗址为依托,建起博物馆。我常常想,若龙镇真的是《红记》故事发生地,那么铁梅将密码送往抗联,引龙河可是必经之地呢。

这片被先烈守护的土地,1955年迎来了第一批垦荒者。那年,公安军干部王继彦带队,在亘古荒原上划出了第一犁,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七十年薪火相传,一代代引龙河人,以坚韧为犁,以勤劳为种,昔日荒原旧貌变新颜,过去,这里广种薄收,对地力、产能未有过高的期许,而如今,高标准农田建设有着“毫米级”的严苛,光这一项,就提高产能10%。改革开放前的正常年份,粮食总产量7000吨来吨至1.2万吨,仅有一年达到1.85万吨。改革开放之后,粮食产量逐年提高,2025年突破了17万吨,真的成了国家粮食基地。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引龙河无垠的旷野、厚重的北地气质、温润的河水,滋养了当地人勤奋、豁达、淳厚的秉性。三队的陈北光,是地道的农垦二代,他的小学与中学时光,许多老师都是知青。只要听闻有知青回农场,他总怕错过。那天,他在地里忙碌,为参加我们与老职工的聚餐,他提早收工赶来,开席前,他郑重地诵读了一篇发言稿,字字恳切,句句深情,诉说与知青相伴的岁月,诉说对农场的眷恋,对过往的感恩。席间,农场老校长勾老师,满怀深情地唱起了自编的《人说引龙河好风光》,他唱出了“居暖、渠通、城亮、路宽、景美、民乐”的幸福图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片土地愈发鲜活的魅力。

咏梅二首

刘树人

一株古瘦为谁开?
雪落风寒何不回?
可是孤山林处士,
送将疏影暗香来?

欲写桃花词句穷,
安闲不羨牡丹红。
此身合是诗人未?
吟到山梅韵最工。



那盏油灯

许桂林

我插队的那些年,淮北乡村还未通电。一入夜,四野便沉入一片墨色的静寂里。月亮升起来了,天却是湛蓝的。庄稼与树木的影子在月光下交错叠印,朦朦胧胧地,把整个村庄揽进一片温柔的昏暗里。在这样的夜里,唯一的光,来自一盏我飘着煤油味的油灯。它焰头小小,却陪着我,颤颤地亮了整整六年。

我的灯,是村里人教我做的:一个旧玻璃瓶,瓶盖上钻个孔,穿一束棉线作灯芯。再用铁丝弯个提手,往土墙的楔子上一挂,便能倚着床头,就着那团昏黄的光看书了。四周昏睡着,灯焰随风晃动着,墙上的影子便也跟着摇头晃脑,像另一个沉默的伙伴。

无数个风雨敲窗的夜晚,是这一豆灯火陪着我。它静静地燃,我静静地读,屋外的寒、累日的疲、心里的空,仿佛都被这温软的光晕隔开了,融化了。人间五味,在那一刻,只剩灯下的一片澄明。常有乡亲打趣道:“天天点灯熬油的,咋,还想中状元哪?”状元是不敢想的。可我知道,就是那盏颤动的灯,陪着我度过了许多几乎要被荒芜吞噬的夜晚。它在风中挣扎却始终不灭的光,仿佛一种无言的鼓励,让我相信:黑暗再长,总有一盏心灯可以自亮。

如今,电灯早已普及,夜间亮如白昼。可我总在某些静谧的时刻,想起那盏油灯,想起那段被微弱光芒温柔包裹的岁月。那盏灯,照亮的不仅是泛黄的书页,更是一段荒芜岁月里不荒芜的内心。它摇曳的不是火苗,是那时我们共有的、未曾向生活低头的倔强。

一个人的文学微信群

辛渐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他一时兴起,在自己的微信上建了一个文学微信群。他把当年在大学念中文系时的文学活跃分子,自己班上,也包括认识的上下两届擅长写文章的同学,一起拉进群。他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在网上办个文学社,像当年大学时搞社团一样。刚进群时,他拉了六十多位同学的微信入群。不料第二天,就有三四个同学悄悄地退群了。他有点惊讶,就私下问其中的一位:“为什么不多待一段时间呀?”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必要了,我平时基本上不关注文学了,也没那个时间和精力。他听后沉默了。

文学群总算是维持了五六十个人的规模,平时他就把自己熬夜写的一些长文短句发到群里,供大家讨论一下。但他发现,回应的人很少,往往发一篇东西上去,十天半月也没有一个人回应。他希望能得到群内好友的反馈,甚至是负面反馈,他也能接受。

慢慢地,这个文学群开始有不少同学悄悄的退群了。他不甘心自己的一腔热情被浇灭,他在群里写呀发呀,随着日子不紧不慢地过去,他写的文章也越来越多。到了近期,群里只剩下五六个人了,他想了想,大家还是都散了吧,现在这个文学群,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而一个人也有一个人的好处。他可以不必顾虑他人,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文章贴进群,而且有时,还能像写日记一样,把当天的所感所想随便写点出来,杂而有序地布满群中。最主要的是,他终于明白,文学毕竟是自己的事情。

年糕吟

冯强

浙东慈城与慈溪毗邻,枕山襟江,风物清佳,尤以年糕名动四方。我的祖籍在慈城,虽久居上海金山,但每至岁末年初,心中总会牵念那一缕米香。年糕,对我而言,早已不是寻常的节令食物,而是镌刻在心里的故乡印记。

蒙童时,年味是从刚出坊的年糕开始的。每至腊月,家中必购数斤长条状的年糕,它刚从热气腾腾的作坊里出来,还带着灶火的微温,那是一种本真的纯粹,有着直抵心脾的味道。那时嘴馋,总忍不住那米香的诱惑,趁父母不备,偷折一截,囫囵入口。无需糖或其他调料,那一口温软糯糯,瞬间盈满嘴中。这是童年最奢侈的美味,是记忆里永不褪色的年味,至今想来,唇齿间仍有余香萦绕。

沪上春浓,满目佳景

王丽娜

风华。以“马”为主题的白瓷作品,或塑奔腾矫健的骏马之姿,或融传统意象创全新造型,既寄托马到功成、龙马精神的新春吉愿,也将新年期许与传统美学糅进瓷韵的清辉里。逛展,让文化年味融入触手可及的日常。我住在华泾,从家门口出发乘滨江1路,揽一路春风,满目景致,西岸的文化盛宴更是让人沉醉。2026年的西岸梦中心,“戏游新春,吉时开场”勾勒出独属水岸的新年图景。北区的戏曲头冠装置古意盎然,南区的油伞光影温柔雅致,灯光映着浦江碧波,将东方韵味与潮流气息

新糕软嫩,不耐久放

古人有“切玉妙能工”之说,数日后它会硬如璞玉,为此,家中备有一口水缸,清水浸之,日日换水,年糕在清冽的水中才复归柔韧。待要食用,取出来,沥水切片。然而,上海本地产的年糕比不上慈城年糕之妙,后者在于糯而不黏,韧而不僵,味不失新米之香,无论是青菜清炒,还是咸菜肉丝汤煮,皆能成为餐桌上最暖心的一味。

年糕,谐音“年高”,寓意岁岁登高,年年安康。据传,新年吃年糕的习俗起源于春秋,从唐宋时盛行至今。这小小的美食,承载的是中国人对新年最美好的祈愿。而吃来自故乡的年糕,是我们对故乡、对亲人深切眷恋的温暖表达。

融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

年货市集,让你我有着囤年货的满满喜悦。非遗市集,竹编、拓印成为孩子们最珍贵记忆;孩子们在喜庆的新春氛围里嬉戏,欢笑声回荡在社区的各个角落。邻里汇精心筹备的新年活动安排,为社区居民打造了一场充满温情与互动的新春欢聚。

上海的年,从来都是江南底蕴与海派风情的相融

是文艺雅致与市井烟火共生,更是老幼相宜、阖家欢乐的温馨。在博物馆、美术馆里,老人品古韵,孩子学新知,是祖孙间的文化对话;在西岸的市集间,老人忆旧味,孩子寻新奇,是老幼同欢的美好时光;在家门口,老人享温情,孩子乐无忧,是邻里相伴的人间烟火。寻遍天涯,最美的年味,藏在亲人、邻里的笑语中,落在温暖的烟火日常里,飘香在申城文化氤氲的光景里。

春雷隐隐,草木蔓发

这是自然之春,也是人间之春。下周请看一组《为春天存档》。

十日谈

文艺年货
责编:郭影

“马”生肖印
(篆刻) 施鹤平

